

# 世界名著百部



## 罪与罚

陀思妥耶夫斯基

A Collection of 100 World-famous Works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 世界名著百部

第二十五卷

## 罪 与 罚

(中)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钟 涛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# 第三章

---

拉斯科利尼科夫支起身来，坐到沙发上。

拉祖米欣正滔滔不绝地劝慰母亲和妹妹，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却热情洋溢；拉斯科利尼科夫虚弱无力地朝拉祖米欣摆摆手，让他别再说下去了，然后拉住母亲和妹妹的手，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那个，有两分钟光景默默不语。他的目光让母亲感到害怕了。他的目光中带有一种强烈到痛苦程度的感情，且同时神情又是呆滞的，甚至几乎是疯狂的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。

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面色毫无血色；她的手在哥哥的手里发抖。

“你们回去吧，……和他一道走，”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着指指拉祖米欣，“到明天，明天一切……你们早就来了吗？”

“晚上刚到的，罗佳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，“火车晚点，迟了很久。不过，罗佳，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离开你。我就在你这儿住一夜，在旁边守着你……”

“别折磨我了！”他说，愤怒地挥了挥手。

“我留下来守着他！”拉祖米欣高声说，“一分钟也不离开他，我那儿那些人，叫他们全都见鬼去，让他们去生气好了！那里有我舅舅全权安排。”

“叫我怎么，怎么感谢您呢！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说，又紧紧握住拉祖米欣的手，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又打断了她的话：

“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”他恼怒地重说，“请你们别折磨我！够了，你们走吧……我受不了！……”

“咱们走吧，妈妈，哪怕从屋里出去一会儿也好，”惊恐的杜尼娅悄悄地说，“我们使他觉得很痛苦，这可以看得出来。”

“难道三年没见面，我都不能好好地看看他吗！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哭了起来。

“等一等！”他又叫住了她们，“你们老是打断我，我的思想全给搞乱了……你们见到卢任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罗佳，不过他已经知道我们来了。我们听说，彼得·彼特罗维奇心地那么好，今天来看过你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有点儿胆怯地补充说道。

“是啊……他的心那么好……杜尼娅，不久前我对卢任说，我要把他赶下楼，我把他赶走了……”

“罗佳，你怎么了！你，也许……你不是想要说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恐地说，可是看看杜尼娅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阿美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凝神注视着哥哥，等待着他往下说。她俩已经事先从娜斯塔西娅那里听说过发生争吵的事，

后者就她所理解的，尽可能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们，她们都迷惑不解，感到十分痛苦，等着他说下去。

“杜尼娅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勉强控制着自己，接着说，“我不赞成这门婚事，所以你应该明天一开口就拒绝卢任，叫他再也不要来了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叫了一声。

“哥哥，你想想看，你说的是什么！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开始气愤地说，可是又立刻忍住了。“或许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你累了，”她简短地说。

“我在说胡话吗？不……你是为了我才嫁给卢任的。可是我不接受你的牺牲。因此，明天以前，你就写信……拒绝他……明天早晨给我看看，这事就了结了！”

“这我不能做！”遭受了委屈的姑娘高声说。“你有什么权力……”

“杜涅奇卡，你也太急躁了，别说了，明天……难道你没看到……”母亲惊呆了，赶忙对杜尼娅说。“唉，咱们最好还是走吧！”

“他在说胡话！”微带醉意的拉祖米欣高声叫嚷，“要不然，他怎么敢！明天就会变聪明些了……不过今天他果真赶走了他。是有这么回事。嗯，那一个也光火了……他在这儿大发议论，炫耀自己的知识，可走的时候却是夹着尾巴……”

“那么这是真的了？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声惊呼。

“明天见，哥哥，”杜尼娅满怀同情地说，“咱们走吧，妈妈……再见，罗佳！”

“你听到吗，妹妹，”他鼓足最后一点力气对着她们的背

影反复说，“我不是说胡话；结这门亲事是可耻的。就算我是个卑劣的人吧，可是我不会把这样的妹妹看作妹妹。要么是我，要么是卢任！你们走吧……”

“你疯了吗！独断专横的家伙！”拉祖米欣吼叫起来，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不再回答，不过或许是没有力气回答了。他躺到沙发上，疲惫不堪地转过脸去，面对着墙壁。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好奇地看着拉祖米欣，她那乌黑的眼睛炯炯发光：在这目光的注视下，拉祖米欣甚至颤抖了一下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仿佛吃了一惊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走！”她几乎是绝望地悄悄对拉祖米欣说，“我留在这里，随便在什么地方……请您送送杜尼娅。”

“您会把事情全都弄糟了的！”拉祖米欣失去了自制，也低声说，“咱们走吧，至少到楼梯上去。娜斯塔西娅，给照个亮！我向您发誓，”已经到了楼梯上，他又小声接着说，“不久前他差点儿把我和医生都痛打一顿！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要打医生！医生让步了，以免惹他生气，他走了，我留下，在楼下守着，可他立即穿上衣服，溜出去了。要是惹火了他，现在他还会溜，夜里溜出去，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……”

“哎哟，您说些什么呀！”

“再说，您不回去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也不能独自一个人住在旅馆里！请您想想，你们是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！而彼得·彼特罗维奇，这个坏蛋，难道就不能给你们找个好一点的住处吗……不过，你们要知道，我有点儿醉了，因此……说了骂人的话；请别在意……”

“不过，我去找找女房东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坚持说，“我求求她，求她随便给找个地方，让我和杜尼娅住一夜。我不能这样丢下他不管，不能！”

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站在楼梯平台上，就站在女房东的房门前。娜斯塔西娅从楼梯的下面一级上给他们照着亮。拉祖米欣非常兴奋。半小时前他送拉斯科利尼科夫回家的时候，虽然废话说得太多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他的精神却十分饱满，头脑也几乎是清醒的，尽管这天晚上他喝的酒多得惊人。现在他的心情甚至好像异常高兴，同时他喝下去的那些酒好像又一下子以加倍的力量涌进他的头脑里。他和两位妇女站在一起，拉住她们两人的手，劝说她们，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向她们列举一条条理由，可能是为了更有说服力，几乎每说一句话，他都把她俩的手攥得更紧，就像夹在老虎钳里一样，把她们的的手都攥痛了，并且贪婪地拿眼睛直盯着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。有时她们痛得想从他那双瘦骨嶙嶙的大手里把自己的手抽出来，但是他不仅没发觉这是怎么回事，反而更用力把她们的的手往自己这边拉。假如她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现在叫他头朝下冲下楼梯，他也会不假思索，毫不迟疑，立即执行她们的命令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一心想着她的罗佳，焦急不安，尽管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有点儿古怪，而且把她的手攥得太痛，但是她同时又把他当作神明，所以不想注意这些古怪的小节。然而，虽说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同样为哥哥担心，虽然就性格来说，她并不胆小，可是看到她哥哥的朋友那闪射着异样光芒的目光，却感到惊讶，甚至是感到恐惧了，只不过因为娜斯塔西娅说的关于这个怪人的那些

话，令她对他产生了无限信任，这才没有试图从他身边逃跑，并且把母亲也拉着，跟自己一同跑掉。她也明白，看来现在她们是不能逃避他的。不过，十分钟以后，她已经大为放心：拉祖米欣有个特点，不管他心情如何，都能很快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流露出来，所以不一会儿人们就会了解，自己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了。

“可不能去找女房东，这想法最荒唐也不过了！”他高声叫嚷，尽力让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相信。“虽然您是母亲，可如果您留下来，就会使他发疯，那可就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了！您听我说，我看这样办好了：这会儿先让娜斯塔西娅坐在他那里，我把你们送回去，因为没有人陪着，你们自己可不能在街上行走，在我们彼得堡，对这……唉，管它去呢！……然后我立即从你们那儿跑回这里，一刻钟以后，我愿意以人格担保，就会给你们送消息去：他情况怎么样？睡了，还是没睡？以及其他等等。然后，你们听我说！然后又从你们那里很快跑回家去——我那里有客人，都喝醉了，——去叫佐西莫夫——这是给他看病的医生，现在他在我家里，他没醉；这个人不会喝酒，永远不会醉！我把他拖到罗季卡那里，然后立刻到你们这里来，这就是说，一个钟头之内你们可以得到两次关于他的消息，——而且是从医生那儿来的消息，你们知道吗，是从医生本人那里得到的消息；这可就不仅是听我说说了！假如情况不好，我发誓，我自己会领你们到这儿来，如果情况良好，那么你们就可以睡了。我整夜都睡在这儿，睡在穿堂里，他听不见的，我让佐西莫夫睡在房东那里，这样可以随时找到他。你们看，现在对他来说，谁守着他最好呢，是您，还是医生？医生更有用，更有

用，不是吗。好，那么就请你们回去吧！去女房东那里却不行；我去行，你们去不行；她不会让你们去……因为她傻。她会为了我嫉妒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您要知道，她也会嫉妒您……不过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她是一定会嫉妒的。是一个完全、完全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！不过，我也是个傻瓜……这算不了什么！咱们走吧！你们相信我吗？嗯，你们相信，还是不相信我？”

“咱们走吧，妈妈，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说，“他答应了，就一定会这么做的。他已经救过哥哥的命，假如医生真的同意夜里住在这儿，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？”

“瞧，您……您……理解我，因为您是天使！”拉祖米欣欣喜若狂地大声叫喊。“走吧！娜斯塔西娅！马上上楼去，坐在他身边，带着灯；一刻钟后我就来……”

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虽然还不完全相信，可也没反对。拉祖米欣挽住她俩的手，把她们拉下楼去。不过他还是叫她不放心：“虽然他人很机灵，心肠也好，但是他答应的事能办得到吗？他有点儿醉了，不是吗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您心里在想，我喝醉了！”拉祖米欣猜到了她的想法，打断了她的思路，同时迈开大步在人行道上走着，以致两位妇女勉强才能跟上他，不过他并没有发觉。“没有的事！也就是说……我醉得像个傻瓜一样，可是问题不在这里，我醉了，可不是因为喝了酒。而是，我一看到你们，就像喝醉了一样……别睬我！请别介意：我在胡说八道，我配不上你们……我一点儿也配不上你们！……我把你们一送回去，立即就在这儿，在河里，往自己头上浇两桶冷水，就会清醒过来了……但愿你们知道，我是多么爱你们两位！……请别笑

我，也别生气！……你们对谁都可以生气，可别生我的气！我是他的朋友，因此也是你们的朋友。我希望如此……这我已经预感到了……去年，有这样的一瞬间……不过，根本不是预感到，因为你们好似从天而降。而我，也许会一夜都睡不着……这个佐西莫夫不久前担心他会发疯……所以不应该让他生气……”

“您说什么！”母亲大声叫喊。

“难道医生这么说过吗？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吃了一惊。

“说过，不过不是这么回事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他还给他吃过一种药，一种药粉，我看到的，可是这时你们来了……唉！……你们明天再来就好了！我们走了，这很好。再过一个钟头，佐西莫夫会亲自向你们报告一切。他这个人可不会喝醉！我也不再喝醉了……我为什么要喝得这么醉呢？因为他们把我拖入了一场争论，这些该死的家伙！我已经发过誓不参加争论了！……他们都在胡说八道！差点儿没打起来！我让舅舅待在那儿，招待他们……嗯，你们会相信吗：他们要求人全没有个性，还觉得其中有极大的乐趣！要是自己不是自己，要是自己尽可能不像自己，那该多好！他们认为，这就是最大的进步。要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胡说八道，倒也罢了，但是……”

“请您听我说，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怯生生地打断了他，但这只不过更激起了他的热情。

“您认为怎样？”拉祖米欣把嗓门提得更高，大声叫道，“您认为我是为了他们胡说八道生他们的气吗？没有的事！我喜欢人们胡扯！胡扯是一切生物中只有人类才唯一享有的特

权。通过胡扯，可以得到真理！我也胡扯，所以我也人。假如不先胡扯十四次，就不会获得一个真理，也许，得先胡扯一百十四次，从某一个方面来看，这也是值得尊敬的；唉，可是我们连独出心裁地胡扯都不会！你跟我胡扯好了，不过要独出心裁，是自己想出来的，那么我就会亲吻你。独出心裁地胡扯，要知道，这差不多胜过只重复别人的真理；在第一种情况下，你是人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，你只不过是一只鸸鹋！真理是跑不了的，却可以令生活停滞不前；有过这样的例子。嗯，现在我们怎么样呢？在科学、文化修养、思维、发明、思想观念、愿望、自由主义、理性、经验感性，以及一切，一切，一切，一切，一切领域，我们大家都无一例外，还都是中学预备班一年级的学生！喜欢靠人家的智慧混日子，——已经习以为常了！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说得对吗？”拉祖米欣大声叫喊，说着握紧并摇动着两位女士的手，“是不是这样呢？”

“噢，我的天哪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”可怜的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说。

“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……虽说我并不完全赞同您的意见，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郑重其事地补上一句，并且立刻大叫了一声，因为这一次他把她的手攥得实在太疼了。

“是这样的？您说，是这样的？那么在这以后，您……您……”他欣喜若狂地大声呼喊，“您是善良、纯洁、理智和……完美的源泉！请把您的手伸给我，请您……把您的手伸给我，我想吻吻你们的手，就在这儿，现在，跪下来亲吻你们的手！”

于是他在人行道当中跪了下来，幸而这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。

“别这样，我求您，您这是做什么？”惊慌失措的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叫喊。

“请您起来，请起来吧！”杜尼娅笑着说，她也感到惊慌不安了。

“你们不把手伸给我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起来！对，就这样，够了，我起来了，咱们走吧！我是个不幸的傻瓜，我配不上你们，而且喝醉了，我感到羞愧……我不配爱你们，但是，跪在你们面前——这是每个人的义务，只要他不是十足的畜生！因此我跪下来了……瞧，这就是你们的旅馆，不久前罗季昂赶走了你们的彼得·彼特罗维奇，单就这一点来说，他做得对！这个人怎么能让你们住在这样的旅馆里？这真是丢脸的事！你们可知道，到这儿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可您是他的未婚妻，不是吗！您是他的未婚妻，对吗？哼，所以我要对您说，您的未婚夫做出这样的事来，可见他是个非常卑鄙的家伙！”

“您听我说，拉祖米欣先生，您忘了……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开口说。

“对，对，您说得对，我太放肆了，我惭愧！”拉祖米欣突然醒悟，“不过……不过……你们不会因为我这样说而生我的气吧！因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至诚，而不是因为……嗯哼！这是卑鄙的；总而言之，不是因为我对您……嗯哼！……好，就这样吧，用不着，我不说由于什么，我不敢说！……不久前我们就全明白了，他一进来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跟我们不是一道的。不是由于他在理发师那儿卷过头发，也不是由于他急于炫耀自己的才智，而是因为，他是个密探和投机分子；因为他是个吝啬鬼和小丑，这是看得出来的。您认为他聪明吗？

不，他是个傻瓜，大傻瓜！哼，他配得上您吗？噢，我的天哪！你们要知道，女士们，”他已经走在旅馆的楼梯上，却忽然站住了，“虽然我那儿那些人都喝醉了，然而他们都是正直的人，虽然我们也胡说八道，因此我也胡说八道，可是最后我们还是会明白，什么是真理，因为我们走在光明正大的道路上，而彼得·彼特罗维奇走的却不是光明正大的道路。我虽然现在痛骂他们，可是我尊敬他们大家；就连扎苗托夫，虽然说我并不尊重他，可是喜欢他，因为他是条小狗崽！就连这个畜生佐西莫夫也是一样，因为他正直，而且精通业务……不过够了，什么都说完了，也得到了宽恕。得到宽恕了吗？是这样吗？好，咱们走吧。我熟悉这条走廊，来过不止一次了；瞧，就在这儿，三号房间里，发生过一件非常丢脸的事……喂，你们住在哪个房间？几号？八号吗？好，那么夜里可要锁上门，谁也别让他进来。一刻钟后我带着消息回来，然后，再过半个钟头，还要和佐西莫夫一起来，你们会知道的！再见，我走了！”

“我的天哪，杜涅奇卡，会出什么事吗？”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慌而又怯怯地对女儿说。

“您放心好了，妈妈，”杜尼娅回答，说着摘下帽子，拿下披肩，“是上帝亲自给我们派来了这位先生，尽管他是直接从酒宴上来的。对他是可以信赖的，请您相信。并且他为哥哥已经做过的一切……”

“唉，杜涅奇卡。天知道他还会不会来！我哪能决定丢下罗佳不管呢！……我完全，完全想象不到，会这样见到他！他的神情多么冷酷，仿佛他不高兴看到我们似的……”

她眼里涌出了泪珠。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，妈妈。您没仔细看，您一直在哭。由于生了一场大病，他心情很不好，——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缘故。”

“唉，这场病啊！会出什么事，会出什么事吗！并且他是怎么跟你说话啊，杜尼亚！”母亲说，一边怯生生地看看女儿的眼睛，想从眼睛里看出她心里的全部想法，由于女儿护着罗佳，这使她获得了一半安慰：由此看来，女儿原谅了他。“我深信，明天他准会改变主意，”她加上一句，想彻底摸透女儿的想法。

“可我深信，关于这件事……明天他还是会这么说……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坚决地回答，当然，这是个难题，由于这一点是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很怕谈起的。杜尼亚走近前去，吻了吻母亲。母亲默默地紧紧拥抱了她。然后坐下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拉祖米欣回来，同时怯生生地望着女儿，女儿也在等待着，双手交叉，抱在胸前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一面在暗自思索着什么。这样沉思着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，是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经常的习惯，不知为什么母亲老是怕在这样的时候打断她的沉思。

拉祖米欣酒醉后突然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产生了火热的爱情，这固然好笑；但是看一看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特别是现在，当她双臂交叉，抱在胸前，忧郁而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的时候，或许很多人都会原谅他，更何况他是处于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呢。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十分漂亮，——高高的个儿，身材异常苗条匀称，强壮有力，并且很自信，——在她的每个姿态中都流露出这种自信，不过这丝毫也不损害她举止的柔美和优雅。她的脸很像

她的哥哥，不过甚至可以把她叫作美人儿。她的头发是褐色的，比她哥哥的头发稍淡一些；眼睛差不多是黑的，炯炯发光，神情傲慢，但有时，虽然并不是经常的，看上去却又非常善良。她肤色白皙，但不是病态的苍白；她的脸艳光照人，娇艳而健康。她的嘴略小了点儿，红艳艳的下嘴唇和下巴一起稍稍向前突出，——这是这张美丽的脸上唯一的缺陷，但是也赋予她的脸一种特殊的性格，好像使她脸上有了一种傲慢的神态。她脸上的表情总是严肃多于快乐，总是仿佛在沉思默想；然而这张脸是多么适于微笑，愉快而无忧无虑的、青春的笑容对她来说是多么合适啊！热情、坦诚、单纯而轻信、正直、像勇士一般强壮有力、又有点儿醉意的拉祖米欣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女性，对她一见倾心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更何况好像老天故意安排下这样一个机会，让他第一次看到杜尼娅的时候，恰好是她与哥哥晤面、心中充满兄妹情谊和欢乐的美好时刻。后来他又看到，在她愤怒地回答哥哥无礼的、忘恩负义、冷酷无情的命令时，她的下嘴唇突然抖了一下，——这时他就再也不能自持了。

不过，因为他已微带醉意，不久前在楼梯上脱口而出，说拉斯科利尼科夫那个性情古怪的女房东普拉斯科维娅·帕夫洛芙娜不但会为了他嫉妒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而且看来也会嫉妒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，那倒是说的实话。尽管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四十三岁，她的容貌却依然保持着往日的风采，而且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，那些直到老年都能保持心情开朗，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，而且满怀正直、真诚而热情的妇女，几乎总是这样。咱们附带说一声，能够保持这一切，是就算到了老年也不致失

去美色的唯一方法。她的头发已经开始斑白，渐渐疏稀，细碎的鱼尾纹早已爬满了她的眼角，由于忧虑和痛苦，双颊已经凹陷且干瘪，可是这张脸还是美丽的。这是一幅杜涅奇卡的脸的肖像，不过是二十年以后的肖像，再就是她那并不向前突出的下嘴唇的表情，跟女儿的不大一样。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多情善感，不过不致使人感到肉麻，她胆小，忍让，可也有一定的限度：很多事情她都能忍让，对许多事情她都能同意，就连对那些与她的信念相反的事，也是这样，不过总是有这么一条由正直、原则和绝对不能放弃的信念划定的界线，不论什么情况也不能迫使她越过这条界线。

拉祖米欣走后，整整过了二十分钟，传来两下轻微然而急促的敲门声；他回来了。

“我不进去了，没有空！”房门打开以后，他匆忙地说，“他睡得很熟，睡得十分香甜，很安静，上帝保佑，让他睡上十个钟头。娜斯塔西娅在他那儿守着；我叫她在我回去以前别出去。现在我去把佐西莫夫拖来，他会向你们报告的，然后你们也睡一会儿；我看得出，你们全都累坏了。”

于是他离开她们，顺着走廊走了。

“一个多麻利和……忠实的青年人啊！”十分高兴的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说。

“看来，是个很好的人！”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怀着几分热情应道，又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。

几乎过了一个钟头，走廊里又传来了脚步声，又听到一下敲门的声音。两位妇女都在等着，因为这一次她们都完全相信拉祖米欣的诺言了；真的，他果然把佐西莫夫拖来了。佐西莫夫立即同意离开酒宴，去看拉斯科利尼科夫，不过他

相信喝醉了的拉祖米欣，到两位女士这里来，却相当不乐意，疑虑重重。但是他的自尊心立即得到了满足，甚至感到快慰：他明白，人家当真是等着他，就像是在等候一位先知。他整整坐了十分钟，并且完全说服了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，令她放了心。他说话时怀着异乎寻常的同情心，然而态度拘谨，不知怎的显得特别严肃，完全像一个二十七岁的医生在重要的咨询会议上发表意见，没有一句话离题，没有流露出一点要跟这两位女士建立更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愿望。他一进来就发觉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光艳照人，立刻尽力根本不去注意她，在会见她们的全部时间里，只对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个人说话。这一切使他内心里获得极大的满足。谈到病人，他是这样说的，说是现在病人处于完全令人满意的状态。据他观察，病人的病，除了最近几个月生活上恶劣的物质条件，~~还有一些精神因素~~，“可以说是很多复杂的精神和物质影响的结合，如惊慌、担心、忧虑、某些想法……以及诸如此类的影响”。~~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~~开始留心听着，~~佐西莫夫~~对此稍有察觉，于是对这一话题较多地说了几句。~~普莉赫里娅·亚历山德罗芙娜~~担心而又怯生生地问：“似乎有点怀疑患了精神病？”对这个问题，他安详而且面带坦诚的微笑回答说，他的话被过分夸大了；显然，可以注意到，病人头脑中有某种执拗的想法，显示出偏执狂的症候，——因为他，佐西莫夫，目前正特别注意医学上这一门非常有意思的专科，——不过得记住，几乎直到今天，病人神智都不大清楚，那么……当然，他亲人们的到来会促使他恢复健康，消除疑虑，使病情得到根本好转，“只要能避免再遭受到新的特殊震动”，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。然后